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十九

稗編

六曹類

戶曹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釆邑同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制而多寡與遂人異故言釆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促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專國之政或恣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邦國用商助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

諸侯豈不能促民公事豈不能貪暴耶

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特爲溝洫而已然先王之爲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鄉遂六軍之所寓肅豈各授之田而不爲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耕十千維耦周官遂人言與耡旅師有耡粟此鄉遂井田之事也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誄以一井之法釋旅師是自戾也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閒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

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萬夫之地其不同何也成間有洫非一成之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之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略云爾春秋之時楚蔿掩爲政井衍沃牧隰皐而小司徒井其田野則取名於縣都而已觀二百一十國謂之州五黨亦謂之州萬二千五百家謂之遂一夫之間亦謂之遂王畿謂之縣五鄙亦謂之縣縣都之名豈特

施於采邑哉然則郊之井地謂之縣都可也陳祥道都鄙溝洫

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晦庵語錄亦謂因蔡澤此語可見周制至秦不能無敝漢既承秦而立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何也蓋守令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授其奸弊無窮雖慈祥如龔黃召杜精明如趙張三王既不久於其政則豈能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如周

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守安保其無弊後世益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决者矣况官授人以田而欲其均平乎晉大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爲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幷如故矣馬端臨一卉田

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
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
啓許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
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
并耳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
在魏太和中獨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
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
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
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
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

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鬻富不得兼猶患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給永業之田鬻而民不固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非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爲

畝令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爲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承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澽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明韜 非攷

國中作城郭中解

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陳祥道貢助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即邦中之地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即邦中之人也山澤即四郊以下之人

也一人而折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後世領官物營造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馬端臨論九賦

林勳賀州人政和五年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三年

八月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之政率由唐末（此井田之遺）
之故令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竄
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
畝其有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
皆驅之使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
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倍令本政之制毋
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畝約八合一升十六斛錢三緡五百）
萬一千斛錢萬二千緡毋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十三百六十）
六千四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
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又分爲四番以直官府以給

守備足民凡三十五年而後使一遍也悉上則歲食
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
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綿一兩
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疋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
則布六尺麻二兩所收視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
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
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又曰
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
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自占者八
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

敢僞占入萬口。以貽無窮之逋負乎。陸贄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着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宋史孫勷本政書

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用之也有節蓄其羨兵以府衛之制。故兵雖多而無所損設官有常員之數。故官不濫而易祿。貞觀中初稅草以給諸廄而驛馬有收田太宗方銳意於

唐義倉起

治官吏考課以鰥寡少者進考如增戶法失勸導者以減戶論配租以斂穫早晚險易遠近爲差庸調輸以八月發以九月同時輸者先遠民皆自槩量州府歲市土所出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口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麥秔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之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爲差、下下戶
及夷僚不取焉、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爲種子、則至
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
藏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
著于令、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疋易米一斗、至
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月、（史家誇筆）馬牛被野、人行
數千里不齎糧、民物蕃息、四夷降附者百二十萬人、
是歲天下斷獄死罪者二十九人、號稱太平、中書令
李林甫以租庸丁防和糴春綵稅草無定法、歲爲旨
符遣使、一告、費紙五十餘萬、條目既多、覆問踰年、乃

與採訪朝集使議革之為長行旨以授朝集使及送旨符使歲有所支進畫附驛以達每州不過二紙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州縣長者准定粗良具上中下三物之樣輸京都有濫惡督中物在直二十五年以江淮輸運有河洛之艱而關中蠶桑少菽粟常賤乃命庸調資課皆以米凶年樂輸布絹者亦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為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運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漬損者州縣督遣歷年不止其子慎矜專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恩王鉷為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

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盈庫、以供天子燕
私、及安祿山反司空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
士、遣侍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
百萬緡而已、自兩京陷沒民物耗斂天下蕭然肅宗
即位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蜀漢富商右族訾畜
十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
者有稅、於是北海郡錄事參軍第五琦以錢穀得見
請於江淮置租庸使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稅布、輕貨
繇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明年鄭叔清與宰相
裴冕建議以天下用度不充諸道得召人納錢給空

名告身，授官勳邑號，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道士僧尼萬人，而百姓殘於兵盜，米斗至錢七千，鬻籺爲粮，民行乞食者屬路，乃詔能賑貧乏者，寵以爵秩，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是時京師豪將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稽其多少，及吐蕃逼京師，近甸屯兵數萬，百官進俸錢，又率戶以給軍粮，至大曆元年，以國用急，不

及秋方苗青即征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為青苗錢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劍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與晏分治時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河湟六鎮既陷歲發防秋兵三萬戍京西資糧百五十餘萬緡而中官魚朝恩

方恃恩擅權君臣猜間遊討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而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繕壘天子不能繩以法顓留意祠禱焚帛玉爲浮屠書度支稟賜僧巫歲以鉅萬計然帝性儉約身所御衣必浣濯至再三而生日端午四方貢獻數至千萬者加以恩澤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遣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叙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費萬計議者以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也不可輕改而德宗方信用炎不疑也舊戶三百八十萬五

千使者按比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田悅合從而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初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以爲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京兆少尹韋禎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冤自經者家若被盜然

揔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糶於市者四取其一長安爲罷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訴盧杞疾驅而過韋禎懼乃請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百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每緡二百因詔天下皆增之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略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贊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饋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

撼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緡税二十竹木茶漆税十之一以贍常平本錢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是時諸道討賊兵在外者度支給出界糧每軍以臺省官一人爲糧料使主供億士卒出境則給酒肉一卒出境兼三人之費將士利之逾境而屯趙贊復請税間架筭除陌常州刺史裴肅齎薪

炭案紙爲進奉得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也劉贊卒于宣州其判官嚴綬傾軍府爲進奉召爲刑部員外郎判官進奉自綬始也順宗即位乃罷宮市使及鹽鐵使月進憲宗又罷除官受代進奉及諸道兩稅外榷率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節度觀察調費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而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度支是時因德宗府庫之積頗約費用天子身服浣濯及劉闢李錡旣平訾藏皆入內庫是時河北兵討王承宗於是募人入粟河北淮西者

自千斛以上皆授以官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號助軍錢及賊平則有賀禮及助賞設物羣臣上尊號又有獻賀物穆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然自在藩邸時習見用兵之弊以謂戎臣武卒法當姑息及即位自神策諸軍非時賞賜不可勝紀已而幽州兵囚張弘靖鎮州殺田弘正兩鎮用兵罷南北供軍院而行營軍十五萬不能亢兩鎮萬餘之衆而饋運不能給帛粟未至而諸軍或彊奪於道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

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自會昌末置備邊庫收度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度支郎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度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懿宗時雲南蠻數內寇徙兵戍嶺南淮北大水征賦不能辦人人思亂及龐勛反附者六七萬自關東至海大旱冬蔬皆盡貧者以蓬子爲麪槐葉爲虀乾符初大水山東饑中官田令孜爲神策中軍怙權用事

督賦益急王仙芝黃巢等起天下遂亂公私困竭昭宗在鳳翔爲梁兵所圍城中人相食父食其子而天子食粥六宮及宗室多饑死其窮至於如此遂以亡

鄉志 唐 田賦

太宗太平興國中兩京諸路許民共推練土地之宜明樹藝之法者一人縣補爲農師令相視田畝肥瘠及五種所宜某家有種某戶有丁男某人有耕牛即同郡三老里胥召集餘夫分畫曠土勸令種蒔候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免役民有飲博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州縣論罪以警游惰所墾田即

為永業官不取其租其後以煩擾罷言者謂江北之民雜植諸穀江南專種秔稻雖土風各有所宜至於參植以防水旱亦古之制於是詔江南兩浙荊湖嶺南福建諸州長吏勸民益種諸穀民之乏粟麥黍豆種者於淮北州郡給之江北諸州亦令就水廣種秔稻並免其租天禧初詔諸路自今候登熟方奏豐事已奏豐稔而非時災沴者即須上聞違者重寘其罪慶曆三年詔民犯法可矜者別為贖令鄉民以穀麥市人以錢帛謂民重穀帛免刑罰則農桑自勸然卒不果行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古者三公兼六卿之職唐

命相判尚書六曹或兼諸道鹽鐵轉運使、前於職事中擇其要者以輔臣兼領於是以賈昌期領農田未及施爲而仲淹罷、事遂止久之天下生齒益蕃闢田益廣獨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請徙戶實之、或議置屯田、或欲遂廢唐州爲縣嘉祐中唐守趙尚寬言土曠可闢、民布可招、而州不可廢得漢邵信臣故陂渠遺跡而修復之假牛犂種食以誘耕者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幾數萬頃、三司使包拯亦以爲言、遂留再任、治平中歲滿當去英宗嘉其勤、且

倚以與輯特進一官賜錢二十萬復留再任時患守令數易詔察其有實課者增秩再任而尚寬應詔爲天下倡後太守高賦繼之亦以能勸課被獎留再任咸淳三年京師糴貴勸平江嘉興上戶運米入京鬻詔因繫死於非命者十七八太常寺簿陸逵謂買田本以免和糴今勸其運米害甚於前似道怒出逵知台州未至怖死四年以差置莊官弊甚盡罷之令諸郡公租以三千石爲一莊聽民於分急一時之利壓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遴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遴操切之政是兼二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

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宋史宋祁議

以下養上則不足、以上養下則有餘、故凡起徒役、又無過家一人、所謂施從其厚事舉其中、與食壯者之食、任老者之事、同意七尺六尺征之、以其才、六十六十有五舍之、以其齒、國中近而役多。故晚征而早舍。野遠而役少。故早征而晚舍。欲勞逸輕重均而已。陳祥道周役法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固宜其攷竄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為避免之

計也然徭役當視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定譜籍雖曰選譜究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輩至以恥憤搆逆亂則澄汰亦豈易言哉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及新甿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釐正譜籍爲先然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居既久則同於土著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

役還難俗說不爲式害難差役吏而使僱安縣役石幸錢不足有剩羅免役可也何必紛紛于其間哉今代上筭從而擾民自役法最爲矣

議論紛紛也。馬端臨論戶籍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衙前至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招等人各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丁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詔加裁定淳元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然役有輕

今此弊獨甚于江南

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既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充役募役之法始於此矣慶曆

中丞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是後悉復王逵爲荊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詔奬諭繇是他路爲掊克以市恩初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於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疎密與貲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番休遞役即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

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簿書未盡貲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諸路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楊繪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弊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

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反覆，取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裁定所

蘇軾嘗言詳矣

敷錢數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若差役而衙投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勑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敝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秉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斂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于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

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羨

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

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

等配流百祿抑刑房因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

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遣人若盡以重法

繩之將見黥面赭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

民害遂已之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

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

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

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

熙豐未嘗罷去差役元祐亦不盡罷役也

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令役錢即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耆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裁募僧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

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闕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

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差承符散從承代其

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蘇軾在詳定役法可雇不可

差第不當於雇役費實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爲出

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

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宋史役法

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

各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

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賠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

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

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熈豊，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馬端臨論差役雇役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餼於官者也，所謂新甿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邑之人既元無田則

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執授受之柄。亦無復應受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戶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則有之。亦不復聞有除稅之事矣。

按元祐初溫公入相，諸賢並罷新法之病民者，如救焚然。青苗則罷其尤也，然既已罷青苗錢，復行常平倉法矣。未幾而復有旨給散出息之令，而其廷議乃出於范忠宣。蓋曰溫公在告，不預知。然公其時有奏乞禁抑配，奏中且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給錢斛之說，則非全不預聞也。後以臺諫交章論列，舍人蘇軾不肯書黃，遂大罷而不復再行耳。至於役法，則諸賢之是熙寧而主雇募者居其半，故差雇二者之法，雖然並行，免役六色之錢，仍復徵取。然則諸賢雖號為革新法，而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胸中蓋未嘗有一定之見。紹聖之黨，後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同

復以多寡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役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壓此皆其流弊處至紹聖間議一變尋則嘩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後其弊行之條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剩亦不得過一分而鑑矣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斂之意反不如熙寧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役徵六色役錢則知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革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剩皆止於一分則知青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遲之要之以常平之錢貴發賤斂以賑凶飢之蓄隨其出入以聚而不以令且不收息亦可以懲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弊則青苗未嘗不可行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之錢以貢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費州破家之若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介甫剛愎不聽熟議援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過激之羣憸因得以行其附會鄉進之討推波助瀾無所不至後其征利弊民戾非後來章蔡諸人之上夫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為之宗主然椿元祐職當六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

有一日害如役法熙寧初以罷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日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以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能切中元祐之病亦且不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擾皆由首者王張齊莫所謂熟議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非未嘗不了然胸中也其可以之雄歟馬端臨論復除

煬帝即位是時戶口益多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男子以二十二成丁始建東都以尚書令楊素為營作大監每月役丁二百萬人新置興洛及迴洛倉又於阜澗營顯仁宮苑囿連接北至新安南及飛山東至澠池開渠引穀洛水自苑西入而東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達于淮海謂之御河又往江南諸州採大木引至東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斃帝將事遼碣增

置軍府租賦之入益減又造龍舟鳳艒黃龍赤艦樓船篾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縢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以上給黃篾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供頓闕之譴至死又盛修車輿輦輅旌旗羽儀之飾網罟徧野而買於豪富之家其價騰踊乃使屯田主事常駿使赤土國致羅刹又使朝請大夫張鎮州擊流球又以西域多諸寶物令裴矩往張掖監諸商胡互市勸令入朝明年帝北巡狩又興衆百萬北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縣亘千餘里四年發河北諸郡

三余亦姓

百餘萬衆、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五年西巡河右、西役諸胡、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迎候道左、帝乃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州縣督課以誇示之、其年帝親征吐谷渾、遇天霖雨、經大斗拔谷、士卒馬驢死者過半、於是置河源郡積石鎮、又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謫天下罪人配爲戍卒、大開屯田。發西方諸郡運糧以給之。六年將征高麗、詔課天下富人量其貲產、出錢市武馬、復點兵具器仗、皆令精新、濫惡者斬。七年冬大會涿郡、分江淮南兵、配

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別以舟師濟滄海，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平壤，是歲山東河南大水，漂沒四十餘郡。重以遼東覆敗，死者數十萬，每急徵卒賦，有所徵求，長吏必先賤買之，然後宣下，乃貴賣與人，旦暮之間，價盈數倍，彊者聚而爲盜，弱者自賣爲奴婢。九年詔課關中富人，計其貲產出驢，往伊吾河源且末運糧，多者至數百頭，每頭價至萬餘。又發諸州丁，分爲四番，於遼西柳城營屯，盜賊四起，隴右牧馬盡爲奴賊所掠，楊玄感乘虛爲亂，時帝在遼東，聞之，遽歸于高陽郡，及玄感平，令裴蘊窮其黨與，詔郡縣坑殺之，盜

賊攻陷城邑、帝又命郡縣置督捕以討賊、益遣募人征遼、路逃者相繼、執獲斬之、而莫能止、帝不擇、過高麗執送叛臣斛斯政、遣使求降、發詔赦之、囚政至于京師、於開遠門外磔而射殺之、遂幸太原、爲突厥圍於鴈門、突厥尋散、遽還洛陽、募益驍果、以充舊數、是時百姓廢業、屯集城堡、無以自給、然所在倉庫猶大充牣、吏皆懼法、莫肯振救、由是益困、煮土或擣藁爲末而食之、其後人乃相食、十二年、帝幸江都、是時李密據洛口倉、聚衆百萬、越王侗與段達等守東都、東都城內糧盡、布帛山積、乃以絹爲汲綆、然布以爨義

雄藩領留

別自贍之

第

師入長安發永豐倉以振之百姓方蘇息矣隋志劉貴唐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塲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廢置多太宗孜孜庶務有司嘗言油衣帟幕損破者數萬段帝令煑之染以雜色制旗幟數千調退材給窰務爲薪俾擇其可用者造什物數千事其愛民惜費類此天禧末上供惟錢帛增多餘以移用頗減舊數而天下總入

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羸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冊又增二十萬仁宗天聖初首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自辨符天書一出齋醮縻費甚衆至是始大裁損京師營造多內侍傳旨呼索費無藝極帝與太后知其弊詔自今營造所須先下三司度功費然後給又減內外宮觀衞卒及工匠分隸諸軍八作數至寶元中陝西用兵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

乃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以一歲之人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儻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議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目貲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乃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裁定有司不預焉議者或欲損吏兵奉賜帝謂祿廪皆有定制毋遽變更以揺人心尹洙在陝西請鬻爵之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會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

兵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
遺至五十萬自是歲費彌有所加西兵既罷而調用
無所減初真宗時内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
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
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
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祿廩奉賜從而增廣
又景德中祀南郊内外賞賚金帛緡錢總六百一萬
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王安石執政議置
三司條例司講修錢穀之法帝因論措置之宜言今
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

有君如此
安石何必
貴之

有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
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元德皇后
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奉料以
問獻穆再三始言初僅得五貫爾規時中官月有止
七百錢者時天下承平帝方經略四夷故每以財用
不給為憂日與大臣謀求其故命官考三司籌籍商
量經久廢置之宜凡一歲用度及郊祀大費皆編著
定式有司請造龍圖天章閣復闕檻青氈四百九十
帝謂禁中諸殿闕檻卒故弊不必復也既而并罷諸
宮覆檻氈罷之後宮嘗問復建議省儀鸞司供禁中

綵帛是歳詔内外勿給土木工作非兩宫倉廪武庫皆罷省三年儀鸞司闕氈三千三司請命河東製之帝曰牛羊司積毛數萬斤皆同糞壤三司不取於此而欲勤遠民乎全州歳貢斑竹簾簡州歳貢綿紬安州市紅花萬斤梓州市䅶二千斤帝皆以道遠擾民亟命停罷後苑嘗計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亡謂也令内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説毋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前

規而修後觀元豐改官制在京官司供給之數皆併爲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吏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然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將盡更革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悉循元豐之舊宰執亦聽辭所增俸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俸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卒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奉給並仍舊而宰執亦增如故初宰執堂食亦皆有常數至是縣冒濫多有公使泛支之別臺省寺監又增廚錢侍御史毛注嘗

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損祿廩爲幾
罪幾坐奪職于時天下久平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
十餘員留後觀察下及遥郡使刺史多至數千員學
士侍制中外百五十員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
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進御以京城所主
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所蘇杭造作起蔡京
局御前人船所其名雜出大率爭以奇侈爲功歲運
花石綱一石之費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奸吏旁緣牟
取無藝民不勝弊用度日繁左藏庫異時月費緡錢
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又三省密院吏員

此靖康元年詔

猥雜有官至中大夫一身而兼十餘奉又增置乘局禮制明堂詳定國朝會要九域圖志一司廩給無度以一史院言之供檢吏三省幾千人蔡京又動以筆帖於榷貨務支賞給有一紙至萬緡者乃詔三省樞密院吏額用元豐法其歲賜悉裁之是時天下財用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物其措置裒斂取索支用各不相知天下財賦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所須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下所謂經總制

錢者宣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建炎二年高宗在楊州貢賦不以期至戶部尚書呂頤浩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以憲臣領之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請以總制司為名之因經制之額增析而為總制錢而總制錢自此始矣所謂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之二年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

總制錢

月椿錢

策兼而言其害故[illegible]之

科既有偏重之弊於是郡縣横歛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以寬民力遂減江東西之錢二十七萬緡有奇又有所謂板帳錢者如輸米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靡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則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絶戶不俟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與消除而抑納雖欲不横取於民不可得已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則有內藏庫縣官有鉅費左藏之積不足給則發內藏佐之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太祖以帑藏盈溢又於講武殿後别爲內庫嘗謂軍

板帳錢

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漳泉吳越相次獻地又下太原分左藏庫為內藏庫今內藏庫使於左藏庫擇上綾羅等物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為景福殿庫俾隸內藏其後適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其事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藉其數以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神宗臨御之初詔立歲輸內藏錢帛之額視慶曆上供為數嘗謂輔

內者常出
出者不

太宗向有意

臣曰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錢記之凡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晚年出其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即命幹當御藥李舜舉領其事繼詔諸路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蓋有意合理財之局總于一司故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奉宸內藏庫受納又隸太府寺然按其所領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之拘催而已文冊多寡不得轉質總領之者止中官數十人宜因官

制之意今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明年詔內藏庫物聽以多寡相除豈虛百餘年至是始編閱云（宋志宋經費）

右經總制月樁版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折而至於州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州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籍此說以誑誤朝廷耳若茶鹽若酒酤若坑冶若

未休頻而不肯類有也耶

商稅官既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斂不及民將以誰欺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劉晏所不道。雖蔡京輩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其供簿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塲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長吏得以擅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約轄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究竟到底熙豐以後驅磨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

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羨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收州縣之遺利也然倥偬之際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橫之法取之於民